

四  
書  
溫  
故  
錄

四書溫故錄自序

仁和趙佐

莫故於四書吾所最先習之者也五經則待四書畢而後習者也其在四書以五經爲故讀四書不進之以五經不足以通四書也其在四書集註以古注疏爲故讀集註不兼之以古注疏不足以見紫陽採集之精體經明道之功凡諸儒之勤勤于注之疏之者亦均自故出均有功于其間而所見之分詣不同故其所得僅止于膚末而至有紕繆顯然之失以俟君子善求故用故而不泥于故爲之云非存是旁羅采

說舉其大綱析其微奧而後稱集成焉故遵朱者不  
易之定典也世之學者或偶憑一隅之異同妄矣陋  
矣雖然凡故之異乎朱子而紕繆顯然者既非讀之  
不足以見其有同乎朱子而仍不及朱子或較過于  
朱子與夫雖異乎朱子而未嘗不足以備學者質疑  
析難參今註所不逮者則亦皆朱子所以俟學者之  
善求而自得之初無礙乎其為遵朱者也佑讀論孟  
注疏越數四始敢稍點筆其中隨他見聞以時存記  
則乎免遺忘備質證廣啓迺久乃別錄出之或篇或

段不拘章句節次不多分卷學庸裁數篇末爲重輯  
趙岐孟子章指統名之曰四書溫故案溫尋也尋重  
也于文尋作燭古作爇皆以寒更溫之于義取諸復  
天地之理莫大于復寒則閉溫則生故終則有始君  
子以之溫故而知新故無窮也溫亦無窮也特患乎  
知有故而不溫日求新而反失故則寒之矣寒未有  
能生者也奚新之足云學者其慎毋謂故可寒哉時  
乾隆五十二年太歲在丁未六月五日我生初之歲  
月日也書于保安寺街 五百九字

四書溫故錄目次六

趙佑學

學庸

大學古本說

親民解

親民解二

身命解

中庸總論

在下位解

屋漏解

錄孫氏近指

思孟授受考

計共五千六百字有奇

大學古本說

大學。依古本讀講。自順古大學一篇。文理渾浩。朱子恐學者不易得其頭緒之所在。故爲之分經分傳三綱八目。以次相從。便于讀而易明。非必有自我作古之心。學者讀大學。不能不從朱子章句入門。而至于詳說反約。則體會古本自然一貫。豈可尤而效之。復爲多事。此安溪李文貞所以有大學古本之釋也。約者何。誠意是也。誠則所以統明德親民。而止于至善之實也。其體具于身。而其用起于意。人自有生。卽有

知聖人因其知而教之學以廣其知爲行之地知與  
行之交則意生焉知足以生意足以奪意知日多則  
日岐而意因以雜知亦因以蔽將不能充其行無從  
得所止矣故大學五所謂特于誠意首丁寧焉其不  
釋致知格物者非亡闕也亦非遺之也蓋古者先入  
小學而後大學自子能食食卽教之數與方名以漸  
稍長成童凡所以閑習其耳目手足者莫不簡而易  
詳而有法問禮文王世子內則少儀所載末也有本  
存焉粗也有精寓焉皆古人教學之權輿何一非物



何一非格卽何一非知何一非致是當其爲小學而  
已具之及爲大學第因其所已知而進之以達乎無  
窮非有加乎其外也殊不煩別釋也故曰致知在格  
物獨言在者一則變文以順理一則格致之學無窮  
非直以爲先而已然而曰物格而后知至又結以修  
身爲本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則先後之義亦  
備揭矣後世小學廢讀書多倒小子初就塾啓蒙明  
有曲禮諸篇不以授而卽讀大學則徒見其濶遠而  
無序卽欲稍與講明亦茫然不識何謂

此失通俗不  
悟村塾動授

百家姓千字文之類更不知誰作備不若三字經小  
四書稍近小學造意也近嘉善周君著養蒙術先以  
左氏春秋亦過高總當以曲禮文是以朱子特揭格  
王世子內則少儀爲正附識于此  
致一章爲大學始教以示學者門徑人見其補大學  
也吾謂其補小學也亦在乎善讀者之觀其會通已  
矣若孫奇逢曰格致無傳是大學最精微處蓋物不  
可指名自誠意康誥盤銘邦畿以及身心家國平天  
下章無往非物卽無往非格斯言亦足相發云

親民解

大學在親民古注闕竊以一親字義味深長最宜潛  
玩親民卽萬物一體之意猶仁民愛民勤民獨言親  
者緊承明德入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是已夫民至  
愚賤也至渙散也其勢恆與上濶而不能相親端在  
二之人有以親之古之聖帝明王一民飢由已飢一  
民寒由已寒其視天下之人皆若耳目手足之繫于  
心而疾痛疢癢之相及爲之三推三縑以親其事春  
省秋省以親其地爲之食三者五更于太學問百年

者就見之以親其人。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唯恐民隱之未周知。而吾行之一不當也。使其民養生送死有恩。有文。相保相愛。習親夫上之所爲。而莫不有以相親。孟子所謂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也。親于下。而後有以親其上。故能樂事勸功。下令如流水趨義。如子來。至于效死而弗變。此道得也。天下之勢。莫患乎睽睽。睽則離。離則背。或同居而志不相得。莫樂于比比。比則順從。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焉。親諸侯所以親民也。大道之行也。民不

獨親其親亦以上之親勸天下之親而已故曰易知  
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故可久有功故可大後世  
自廉遠堂高之說興而民之于上但見爲尊而不親  
上之人惟以民視民不復以親視民則愈不親不親  
之至將并忘其所爲尊而民以多所敬多所敬而民  
不可治矣先王知其然故爲道之以德而廣厲之于  
學夫士方在學猶是民也未有治民之責而往往自  
以國之貴胄俊秀薄齊民非吾與則有親而不親者  
異日起而爲治其不病吾民者幾希是以大學之道

於其由小學而入也。恐其視前日之春秋誦弦一切羽籥干戈洒掃應對進退第文爲之末迹而無關於性命之大也。首示之曰。在明明德。使反而求其原于天焉。則已統乎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修身矣。恐其視吾學之第以爲已事而無與于民物也。進示之以在親民。使廣而觀其合于人焉。則已統乎齊家治國平天下矣。其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不言欲平天下者。明德天下之民所同具也。天下之民能皆明其明德。則平矣。然而天下不皆明。以待君子之推其明。君

子不必使天下之民之皆能明而常存此欲惟其有見于民之同一體無彼此遠近皆在吾明德中親之謂也未述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則親之義益以切著而無可易矣

書金縢惟朕小子其新逆蔡傳從馬融以新爲親大學在親民朱子又因程子以親爲新其實古本並未確有訛失故論之者衆但不得如毛大可之妄事爭啜先自貽人以口柄也

親民解二

治民之道在循其故。而不在乎求新。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農。桑衣食以養生。喪祭以送死。天之所與人之所同。先王之所制也。故也。民莫不有其故者。因而治之。第使斯民有以安其故。而無戾乎人道之常。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質。非所謂新也。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親長非可言新也。夫明明德。何以重言明言。無以易乎本然也。章句復其初。是已。則其于民亦猶是也。故曰。欲明明德於天



下言天下則盡乎民矣。言明德于天下則推己之明與民共明之。無所爲新矣。且夫人之學道進德樂其日日新而發政治民無取乎日日新也。日日新民無適從矣。求諸六經都罕言新民者。康誥作新民一語蓋以民去紂之暴承周之初而謂之新民。新屬民言非主上言也。在上者因其新而有以作之。章句振起其自新之民是已。則其未嘗別有以新之明矣。夏書有曰舊染汙俗咸與維新亦以羿桀擾天紀之久人心風俗有爲所染而失夏先王本來者一切爲之禁

諭。寬其既往。導其將來。與之新。仍是復其初耳。章句因之。既易親爲新。而又爲之註曰。革其舊染之污。夫民自有生以來。好是懿德。何所得舊染之污。王者以道宣民。至于重熙累洽。無疵政。自無疵民。更安所得舊染之污。歷代暴亂革除之後。乃有新政與民更始。湯武尙已。然亦數百年而一遇。且第革舊政之汙。非徧天下之人。皆以爲汙。而革之新之也。聖王不忍以汚視其民也。故曰。不易民而理。曰。因其道。不易其俗。王莽唯不知此。乃緣飾周禮。盡變漢舊。而以新號于

天下王安石唯不知此乃創爲新法以戕有宋之國脈而諸儒爭非之然則何新之足言哉善乎鄭康成之注六經其好改字亦甚矣而獨于大學在親民未嘗疑而改之且不爲之注無亦習于漢令以長吏爲親民之官必使久于其任所謂親民蓋卽取義大學中久爲當世所共喻是以不煩更釋也今之講書行文者已無不遵朱註而言新要不如言親之無病而有味其于古今治道之不在求新不可以不察也

身命解

身有所忿懣云云。與舉而不能先命也。今皆遵註讀身爲心字。命爲慢字。竊謂二字只依字讀。儘自通理。不必改也。蓋人無不私其身者。有身卽不能無情累。故有忿懣四者。其用在心。實皆爲身而起。身之所值不同。則心之所存各出。累其身。因以累其心。而不得其正。故首句卽順經文所謂脩身。提一身字領起。是言身不修之爲心害。君子所以欲修其身也。下節又順上節不得其正。點明心字領起。是言心不正之爲

身害君子所以先正其心也。賢人有安命之學。君相有造命之權。見賢而不能舉。則見不成其見。舉而不能先。則舉不成其舉。以爲是賢之命。如馮唐易老。李廣難封之類。在賢者固當知而安之。曾是操用人之柄。而第諉諸其人之命矣乎。于賢多所失。必于不賢多所徇。以至見不賢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則是明明惡賢而愛不賢。至終不能保我子孫黎民。而始以過期解免。則何及焉。命也。過也。皆庸闇之所爲藉口。而不知其蓄之必逮者也。

中庸總論

中庸禮書也。禮本于天地，殺于萬物，而作于先王。迺在人倫居室之間，遠及天下古今之大，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君子終身而莫能盡，由其無形象言之謂之道。由其有節文言之謂之禮。一也。先王之制禮非作而致之也。根極于人心之所同，體察于躬行之所得。以爲教天下萬世之鵠。其起教至渺，其爲體至備。依之爲君子，反之爲小人。世之人唯不知禮，以禮爲僞，以儀爲禮。于是以無爲道，道其所道，而仁義忠孝

之名皆起于衰世子思子憫之特爲推其原于性命  
極其量于位育約其功于知行自于卑邇証其用于  
鬼神達乎天子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要其實于誠明  
無息而後一言以贊之曰大哉聖人之道贊道也實  
贊禮也曰洋洋乎發育萬物俊極于天優優大哉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言聖人之本此洋洋之道以制爲  
優優之禮也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行焉  
卽其註脚也是禮也達道達德九經之事具在其中  
至廣大也至精微也至高明也至中庸也有故焉有

新焉。惟聖人能作之。惟君子能崇之。其作之也。無其位者。以待有位。無其德者。以待有德。其崇之也。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之而已矣。敦厚者。誠也。誠者自成也。不誠無物。而禮不可以行矣。敦厚以崇禮。故時措之宜也。合內外之道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君子不皆有其位。而德性問學。無不可自盡于一身。爲法于天下。若此者。其唯仲尼乎。仲尼是聖人之道之所待。而爲天下至聖。天下至誠者也。然而仲尼不作也。惟



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曰君子  
中庸而已中庸者聖人之所以聖禮之所以行人之  
道而天之命也故終反而歸其至于天

在下位解

哀公問政章。在下位節。講家皆知從上豫字遞出誠字。却遺經何以言在下位之旨。案前言修身治人爲天下國家有九經。終之以懷諸侯。是卽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也。已全乎周天子治天下之道矣。而于此突提下位。有謂爲人君爲人臣皆不可以不誠也。理則是。而語未析。于是友家概以獲上信友順親若第爲當世士大夫責。而不知其全不切對君。蓋此節至未正聖人所以策厲哀公者。特從在下位引起。正謂

哀公爲一國之君其于周天子猶是下位也是時周  
室積孱無能修文武之烈諸侯久不知有上安知爲  
下魯政充事重哀尤閭弱而有此問方曰虞其下之  
不可治位之不克終何期獲上是皆由其不明乎善  
不誠其身馴至于貽疾困窮廢非一端故子特爲提  
醒之而歸之果能此道公誠不辭困勉強擇善而固  
執之反諸身而無不誠則以其誠施于親卽前所謂  
親親之仁而無不順矣以其誠之順乎親者施于朋  
友卽前所謂尊賢之義而無不信矣由是三五行九

經舉文武之政舉卽文武之人存周天子賴之以振  
王靈而復周道其爲獲效必有不止如二伯之錫命  
爲侯伯者豈不上安而下全哉夫何民不可治之有  
聖人言政從未有如告哀公之備者他日告哀公亦  
未有如中庸此章者蓋卽變魯爲東周之志盡發乎  
其中也夫聖人之言無所不徹往往乍讀若平易而  
熟復之乃見其渾穆宏大有如此若上下親友常訓  
以解孟子所述則可而固未足以語于此也

屋漏解

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詩文本一串。明謂屋漏中有神。以戒君子。而中庸兩引之。章句義猶未備。予讀鄭箋。惟釋屋爲幄。異耳。其云漏隱也。禮祭于奧。既畢。改設饌于西北隅。扉隱之處。此祭之末也。正義曰。屋漏者。室內處所之名。漏隱之處。正謂西北隅也。屋漏之處。有神居之。故言祭時于屋漏有事之節。特牲禮尸諷之後云。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

扉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注云扉隱也不知神  
之所在或者遠人乎戶設而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  
是其事也佑按古人室多南向東陽而西陰西北隅  
又陰之陰故以爲屋隱暗處而神之所棲謂室神也  
此與室西南隅爲奧分上下皆有祭但奧向明人常  
居之故尊者主奧屋漏背暗人不居之獨以奉神故  
禮有設饌之事詩言相言尙不愧獨主屋漏而子思  
引以言君子之戒懼至爲警切其祭在正祭後與釋  
不同釋祭在次日屋漏之祭在本日久爲後世所不

行說經者亦但知言祈禳耳。今之八旗大家于既祭之夕有所謂背燈祭者，獨得特牲禮意于箋疏，迥不見古道之猶存。歎漢俗之不及矣。向來講章分體物而不可遺爲氣機之鬼神，使天下之人節爲祭祀之鬼神，引詩爲屋漏之鬼神，幾似鬼神有三。誠知詩文本一串，神卽在屋漏中，屋漏亦有祭事，則神格自不妨以屋漏言，而屋漏之神卽祭祀之神，原非有二。特朱子于前章之神不言屋漏，後章屋漏不言神耳。

錄孫氏中庸近指

容城孫徵君奇逢以明末賢書隱居不應薦辟爲學  
綜貫經史所著四書近指十二卷多心得之言而無  
偏駁之習子從四庫書中隨筆散抄論孟諸段爲其  
與鄙說可參證旣各間見之惜不能多也茲因所記  
存中庸數條復聽撮如後稍具崖略

鄭淡泉曰喜怒一節不是原起說乃是說戒懼不睹  
聞慎獨後復本體也致中和不是又進一層工夫俱  
在戒懼慎獨中位育不可分屬中和亦不可以此位



天地育萬物。只是聖人在天子之位。天地萬物各得其常耳。不是分外禎祥之類也。書曰。夏后方懋厥德。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賢鳥獸魚鼈咸若。卽無位者能如此修道于身。一家中。父母親族童叟相安耕織。雞豚果菘各遂其生。亦可言位育。湛甘泉曰。中和者人所受于天。與聖人同者也。然必有戒懼慎獨之功。方能復此本體。李延平與文公說如此。按湛氏據延平言。中和大本達道。就養成後言。最是。

陸象山曰。名利如錦覆陷阱。使人貪而墮其中。到頭

只說得箇大不惺惺去。又云與溺于利欲人言猶易。與溺于意見人言却難。吾獲陌阱能揜取禽獸者。既昏之也。禍機能陷人者。利欲昏之也。隱怪能誤人者。意見昏之也。

遯世與避世別。避必隱。遯不必隱。君子中庸之德。不大聲色。人自與之相違。如天山之相望而不相親。故曰遯佑案。此義松陽講義同。

一日有一日之位。一位有一位之行。自得則無求人。之事不求。則無怨尤之心。

天下無二鬼神

武王憂在續緒周公憂在成德

顧涇陽曰禎祥興兆也非與本也有所以興者矣妖孽亡兆也非亡本也有所以亡者矣鬼神于所以處知之故顯出禎祥妖孽來至誠于所以處知之無論在位不在位可爲不可爲到處有精神斡旋非但知之而已故曰如神又曰必有二字是從興亡分妖祥非以妖祥卜興亡也將興之國雖妖不爲災將亡之國雖祥亦爲異雉升鼎耳殷道以興鸞集朝堂隋煬

以亡豈不以人哉。蓋見祥而爲不善則祥反爲妖見妖而爲善雖妖亦爲祥也。

誠者自成一句已盡。自原備萬物一物有遺卽已一處有缺欲自之成也得乎。然則道非自道而誰道哉。作氣此于兩自字不分兩解最正。觀第三節非自成已而已也添一已字則自之義更顯矣。蓋首言誠所以成已次申言不可不誠後更從成已推出成物耳。講章徒支離其見謬以自成之自爲自然自道之自方爲自己與夫鬼神章之以體物節爲氣機之鬼神。

使天下節爲祭祀之鬼神無端界畫皆橫生荆棘于  
本文之外得先生說可以石辨而明矣然尤在善讀  
書者之知所推廣也

思孟授受考

謂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此實錄也。自趙岐孟子題辭以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史記索隱引王劭以人爲衍字。孔叢子晚出。其稱子思十六作中庸。已無是理。又載孟子與子思問答事。而程子中庸序亦云。子思筆之於書。以授孟子。是語也。據其傳述淵源而言之。可也。謂其親相授受。不可也。蓋觀孟子屢稱子思。或論其事。或述其言。皆從引古常例。絕無尊異之稱。至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

子私淑諸人也。人者衆詞，略詞。若果親受業于思，何難明切著之。計子思當魯繆公，孟子當魯平公，孔子卒以哀公十六年，而伯魚已先卒。子思度非甚少，哀二十七年卒，下傳悼公三十七，元公二十一，然後及穆公。自哀十六至穆公之元七十一，年是時子思已老矣。其卒于穆世可知也。穆三十三年卒，下傳共公二十二，康公九，景公二十九，然後及平公。是時六國皆稱王。孟子已老矣。自穆之元至平之元九十四年，平又三十二年卒。孟子之卒于平世，又可知也。則盡

穆公三十三年中孟子已生與否尙難確定子思子其時著書雖成豈能以授孟子孟子何從與之親相問答是必盡削世家之牘縮諸君之年以就之而後可也故謂孟子非親受業子思前儒多有疑辨其間者良非苟矣愚更謂非但受業于子思之門人且或受業于子思再傳之門人且非止一人蓋所謂去聖人之世未遠者特以其願學之誠引而近之故約之以百有餘歲其實由孟子上距孔子卒時已百七八十年間矣則當孟子幼學時恐子思之門人亦多風



流雲散也。孟子惟其志在孔子，凡有能言孔子之言者，不憚廣諮而博識之，以衷至正七十子之徒。度皆其所竊取也。蓋孟子亦如孔子之焉，不學而何常師之有者？義不可有所偏屬，故不專舉名稱而第渾其詞曰私淑諸人人者，衆詞略詞，其亦師不必賢子弟者耶？然要其淵源之實，自在子思，故七篇中述子思者獨多，以詳于曾子亦然。而史特繫之子思，然則雖謂之受業子思，亦無不可。

四書溫故錄目次一

仁和趙佑學

論語一

論孟體例

魯論考

重出解

學辨

弟子門人辨

有子曾子

子夏

子張

左邱明

子產

甯武子

令尹子女陳文子季文子

衛公子荆公叔文子

秦伯

解驂

晉文公齊桓公

桓公子糾

錄王珪魏徵論

再辨弟子門人考

計共一萬二千九百零三字

論孟體例

論語孟子體例各有不同。人第見論語二十篇。四百六十二章。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文辭之繁簡。由風氣之升降。雖聖賢亦有不能強合者也。茲偶舉其一二。論語諸賢之稱聖人曰夫子。亦曰子。聖人稱諸弟子則曰小子。二三子。其專稱則呼名。呼爾女。從無稱子稱字者。唯孝哉閔子騫。乃舉人言。非例也。諸賢自稱皆以名。以弟子。其相稱于聖人前。亦必以名。從無稱

子與字與自稱吾我者。唯曾皙兩稱三子者。乃統舉之詞。專則仍名之矣。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二語意爲較量人己。乃設事。非自稱也。漆雕開一稱吾。僅見而已。至七篇中。則諸人之稱孟子曰夫子。不復稱子。而子乃爲孟子稱其弟子之稱。無復呼名爾汝者矣。諸弟子唯自稱。仍以名以弟子。而相稱。則不復名。如公孫丑問樂正子強乎。公孫丑曰。高子曰。公都子曰。告子曰。是已。高子告子。宋時定爲孟子弟子。封爵從祀。卽一師弟稱謂間。而升降懸殊如此。蓋子者。男子之美稱。故春秋

褒則書子。古者用之以稱所尊。有天子而稱子者。書之。復子明辟。詩則不如子之衣。是也。諸侯而稱子者。公羊。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又在喪稱子。是也。至大夫稱子。爲衆著矣。其又以爲男子之通稱。則用之。敵體尤衆著矣。然未以爲卑稱。流及旣降。而子之稱積輕。于是師弟朋友通用之。其爲師稱也者。則子公羊子。子沈子之類。重冠子以示別。有不得不然者。其爲弟子稱也者。則孟子之書。卽其例。甚或自稱亦曰子。諸子之書皆是也。以逮秦漢間。而師儒之稱曰生長老。

之稱曰公。逸其名者亦曰公。皆風氣之轉移爲之也。然而論語則自截然不混。然則讀論語當知論語之體例。讀孟子當知孟子之體例。今乃有代聖人與弟子語而用孟子之稱。不名之。爾汝之。而子之以諸弟子自稱。相稱于聖人之前。而肆然稱吾我。稱字稱子。豈不大相左哉。又記者紀述各有體例。凡書孔子對曰者。皆以對君對執政。而重其詞。然于孟懿子武伯卽不然。以懿子本與南容同受業。而武伯其子也。懿子不得列弟子之數。蓋當時以其助季氏逐君黜之去。今或一例而言對可乎。甚



乃于諸弟子間用之有是理乎孟子稱梁惠齊宣曰  
王于齊宣又自稱臣以爲卿也其于滕文則初稱世  
子後稱君中間稱子旣葬未踰年之子也自稱止曰  
吾蓋文公有師事之義孟子未嘗仕滕也今皆一例  
無別可乎此宜事之極淺顯易知而言之適遭訕笑  
者然而村學旣闡于大較高明又以其爲無關要領絕  
不顧其隨筆之失且如春秋戰國第後人尙論借爲  
分別時代名目並非孔孟當日有以其世爲春秋之  
世戰國之世者也而作者動以闢入本書語中不之

察夫先正之論制義斤斤焉以代聖賢立言與他體  
例不同故其辨至嚴雖有斷制非用我法也今將并  
八股之體例決裂而不顧又遑與論經書之體例哉  
則予益不勝風氣升降之感也

魯論考

陸氏邢氏皆以魯論語卽今所行篇次是也。以愚考之。今所行者亦第篇次從魯。如齊論有閔王。知道二篇。今則無之。古文分堯曰下章爲從政篇。今則合之。是而其中字句讀解。則或從齊。或從古。不復夏侯蕭韋之本矣。卽何氏序所云。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張侯論。包氏周氏章句出焉。至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而何氏又集衆家之解。頗有改易者也。今人概稱論語爲魯論。蓋未

審別云漢初傳經皆墨守本師各自單行不別通互  
難免迴護牽勉而其用心甚專鄭氏學博好奇始以  
多所改易亦尙不沒本文何晏因之遂合衆本之異  
同去之從之以冀成一家之善本其源蓋濫觴于張  
禹而其流別則至于宋胡氏之春秋集傳而極矣然  
魯讀往往不如古釋文云案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  
正凡五十事皇覽引魯讀六事今就釋文音義所載  
尙二十餘事學者可以考見得失焉

傳不習乎鄭注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

可使治其賦也孔云兵賦鄭云軍賦梁武云魯論作傳

崔子弑齊君鄭注云魯讀崔爲高今從古

吾未嘗無誨焉魯讀爲悔字今從古

五十以學易魯讀易爲亦今從古

正唯弟子不能學也魯讀正爲誠今從古

君子坦蕩蕩魯讀坦蕩爲坦湯今從古

冕衣裳者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纒今從古鄉黨篇亦然

下如授魯讀下爲趨今從古

瓜祭魯讀瓜爲必今從古

籩戶多反魯讀爲獻今從古

君賜生魯讀生爲牲今從古

車中不內顧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也

仍舊貫魯讀仍爲仁今從古

詠而歸鄭本作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

片言可以折獄者魯讀折爲制今從古

謂之蹀魯讀蹀爲傲今從古

歸孔子豚鄭本作饋魯讀爲歸今從古

天何言哉魯讀天爲夫今從古

惡果敢而窒者魯讀窒爲室今從古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

孔子曰不知命章魯論無此章今從古

以上唯兩歸字之讀爲合餘皆絕異陸氏皆云從古而不見有從齊者說者以季氏篇至末多稱孔子曰爲齊人所傳也孔子曰不知命亦當齊與古同而今

本無孔字殆失校也瓜祭集註獨從魯讀並載陸氏  
曰其實陸自從古不從魯注疏同又哀公問社注孔  
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  
妄爲之說云云卽集註所用音義云社如字鄭本作  
主云田主疏言張包周本以爲哀公問主于宰我先  
儒或以爲宗廟主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今所  
不取則亦從古不從魯者述之以補釋文之闕



重出解

嘗讀四書中重出之條唯中庸哀公問政第四節下  
在下位三句是錯簡。預重後文于前餘皆無可刪置  
也。論語疏曰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爲義  
例或亦以類相從。夫既由各記自不免重複參差。既  
以類從卽非無義例。蓋聖人原非一時一事之言。或  
前爲彼而後爲此。無嫌重也。卽如吾未見好德如好  
色者也。據史記爲衛靈公發也。至後篇止多已矣乎  
三字蓋所慨益深矣。今既並誦之。其他皆此例也。是

以古注未嘗言重出邢氏始間言之亦有不然者自  
集註槩以重出置之而後人遂從刪不復讀過矣故  
爲次而解之論語六孟子一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疏此與學而篇  
同當是重出學而篇是孔註此是鄭注案事父母幾  
諫章疏曰此并下三章皆明孝也則本以類從而上  
下兩章言事父母存時此專言歿後與前篇不同未  
得謂之逸其半不當刪置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疏此章戒

人忠信改過也。學而篇已有此文記者，并人故重出之。案此非重出，亦因上章而及之也。人之所以說而不繹從而不改者，由其素不忠信，樂比匪而畏改過也。聖人無忍棄人之心，故雖至于無如之何，而猶有餘望焉。記者體此以示勉，抑或即聖人之承上言而復言此，未可知也。不當刪置。

入大廟每事問案，前子入太廟章記言也。此紀事也。鄉黨本獨爲一章，而中分節次，與他篇各自分章者不同。安得以此六字爲前篇之重出乎？故邢疏不言。

重是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案此比前少君子二字蓋以教人皆當如是也猶之多已矣乎三字者皆另是一時之意不當以重出刪。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注孔曰不越其職疏此章戒人之僭濫侵官也言若已不在此位則不得謀議此位之政事曾子遂曰君子思慮當不出已位言思慮所及不越其職案此以夫子繫易之言申釋平日之言也夫子繫易取諸易

象有以字會子引之非爲言易故無以字前泰伯篇  
專爲夫子之言此爲曾子述夫子之言而解之或記  
者之並記以相發明故爲一章足明上非重出上其  
位是人之位下其位是己之位謀非其位則必思出  
其位而人已兩失矣此卽中庸之君子素其位而行  
不願乎其外孟子之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一  
章中兼具之更不當違古讀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案此真重出也然亦與下章  
惡利口以類從蓋記者有意義存焉還當並讀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浙而行去他國之道也注遲遲接浙說已見上篇言矣此不復說焉此章蓋言孔子周流不遇則去也案此章今以爲重出尤非去他國之道也前豈已有之乎前兼敘三聖此專論孔子前統論聖之時此專論去國之道也家藏先祖考手錄戴氏四子書塵言六卷于盡心章句下獨存去魯章其解如此戴氏明末老儒講書多心得之言惜其名佚云

學辨

聖人教人莫先于學。故論語學而第一。天下無人不當學。禮王制文王世子是已。無事不當學。小學大學是已。無時不當學。疏載皇氏以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二年中時。三日中時。備矣。孝弟不待學。必資學以成之。聖人不易學。猶須學以幾之。古者以其執業之名。謂之學。卽以其所居之地。謂之學。明其無以易也。未有文字以前。聖人學于天地。故曰崇效天。卑法地。既有載籍以後。學者學于詩書。故曰。必則古昔。稱先

王皆言必有所效也。故學必有師，必擇師。師之者，將以效之。師以其所效，使人效之，謂之教。謂之教書，惟教學半是也。王其效邦君，效即教也。教也，乃汝其悉自教工。大傳作學工，言效天下之功也。明教與學皆得言效矣。一是以效使效，一是效其所效。集註學之爲言效，蓋出諸此。古訓學爲覺，是明學之意。學之言效，是釋學之事。二者盡之矣。不知毛奇齡何意，必以學止是業，而駁言效之非。且謂近于百工匠作之爲。夫君子之學與百工之學，事不同，而義本無殊。故曰。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特舉之爲此  
儼奇齡胡不省諸且百工匠作正是以執業爲名安  
見言業之足以別乎蓋毛氏之說但知詆譏朱子而  
絕不自顧其觸背往往然也卽如大學者大人之學  
也古以小學爲學之小者大學爲學之大者故有小  
節大節之說原不以人言然人莫不由小而至大卽  
學無不先小而後大方小子時有小子之學自不可  
驟語大及漸長大則有長大所當學又不可囿於小  
此相因必至之理安見言太人之非且大人之名正

不專以年齒言也。易曰：利見大人。子曰：畏大人。孟子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則帝王聖賢皆可以大人統之。今以大學三綱八目，豈非所謂大人之事備者哉？吾故謂朱子之註義本固，胡渭作大學翼，直欲改大人爲成人，語反滯耳。而奇齡必橫加譏訕。若朱子于論語大學卽發首一句一字，已必不可通也者，乃其稱學記古之王者建國，親人教學爲先，而釋之云：親人卽親民也。以証讀親爲新之，非先忘却學記本文，乃是建國君民。孔疏謂建立其國君長其民，並

不作親人二字此鄭康成之所不敢改復未聞有別  
本指爲案據千百年來久爲經生習讀熟用之文而  
奇論一旦輒妄改之釋之以就其義以謂其六經爲  
我註脚之能何道也哉彼其所爲飾智驚愚何嘗無  
多言之中卽可笑亦不盡若此顧已隨舉一端真卽  
在發首一二頁間其他曷足深論也然且猶有從而  
備其糟揚其波者也則吾所不能槩置之不論也

弟子門人辨

雅不喜歐陽公親受業者爲弟子受業于弟子者爲  
門人之說然而邢氏之疏論語往往同之近秀水朱  
氏全主之別爲仲尼弟子孔子門人二考舉凡各章  
之言門人而上下文有人可比附者輒強屬之予出  
門人問曰曾子之弟子也門人欲厚葬之顏淵之弟  
子也子路使門人爲臣門人不敬子路子路之弟子  
也并門人治任將歸子貢之弟子也此其繆易賄殆  
不勝辨而求其所以得間則因子夏之門人一語以

論語主于孔子故稱弟子之弟子爲門人明其淵源  
孔子之門也夫謂淵源孔子之門可也而不明繫之  
曰子夏之門乎曾子有疾謂門弟子何又不主于孔  
子稱門人乎夫子夏之門人辭之明有所繫唯此而  
已其各章門人皆非有所繫徒比附其上下交強屬  
之然則互鄉章門人惑將誰屬檀弓孔子與門人立  
又誰屬至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  
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  
喪父而無服其文大明矣猶得以此門人例爲子貢

之弟子乎弟子列傳自吾有同門人曰親將以此門人例爲顏子弟子也而子路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又得例以此門人爲子路之弟子乎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人謂其受業于子思之弟子非親受業于子思可也謂其非親弟子而稱門人可乎蓋弟子門人一也執禮之卑曰弟子以受業于門曰門人合言之則曰門弟子約言之則曰徒孔子之稱其弟子或以小子或以二三子而記者書之曰門人爲其不可悉名也何妄分而強屬哉然而何晏趙岐之注則

皆未有此說。其于小子鳴鼓而攻之。鄭曰：小子門人也。小子何莫學夫詩。包曰：小子門人也。文無異辭。可見漢儒質直。至邢疏始曰：使其門人聲其罪以攻責之一。其字直以鄭言門人爲冉有之門人。如各章例。而夫子且教人以弟子攻其師者。亦太甚矣哉。朱氏之爲考。搜討綦勤。亦徒爲廬陵役也。

有子曾子

有子曾子皆名不隸于四科行無偕乎十哲有子更未聞一及聖人問答經品藻而論語紀其言卽以承子曰之次又次以曾子然後次以子夏子貢皆稱子而繫氏如孔子例者獨有子曾子而已當時以有子似聖人而曾子爲傳道之宗門人服從者衆故用師稱而不名字之參乎參也厥惟聖人名之如諸賢例有若一書名則以對君也考諸史記列傳有若少孔子十三歲

家語作三十三歲凡諸賢年歲與史記互異者甚多今以家語後出姑從史記邢疏



引史記作四十三歲蓋誤衍一字

則在七十子中齒纔亞于子路計

當孔子卒時已及六十蓋莫或先而禮記記其卒在魯悼公世悼公弔之不異哀公之誅尼父焉傳又稱孔子既沒弟子相與立有若爲師他日問以月宿畢不雨及商瞿事無以應遂撤師席則爲大誣妄何也蓋觀孟子說此事以爲強曾子不可則已不果行明矣豈惟曾子知其不可有子早當知其不可豈有輒抗顏之理諸弟子又豈有以一二術數小故爲此兒戲之理然則有子之學弟繹論語所紀而可識其與

曾子不殊非他賢可過也然集註謝氏說則獨惜曾子嘉言懿行不盡傳于後世未一表章有子竊以論語所載曾子言行較之有子爲已多矣孟子禮記之述有曾亦曾爲多而曾子問獨以名篇孝經大學其又章已足諸賢莫盛于曾子者吾蓋獨惜有子之不盡傳于後世唯論語之幸存也宋世知尊諸賢崇世祀而獨遺有子顛孫子明立三氏學尙遺曾子其後始以子張與朱子並升爲十一哲仍遺有子至我

朝大典叠舉粲然畢備于是有子祠墓裔孫近幸得

以覈其實補其缺此大賢之靈所以千古不墜而  
聖治光昭益無復尙者哉

子夏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朱子蓋從經文論次體勘而得之。並非妄語。故常以子張爲務外似也。顧已不足以概其爲人矣。乃若以子夏爲爲人。不與篤信謹守云云。適相矛盾乎。此固朱子所未嘗正言。惟于子謂子夏章一載。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而安溪論語劄記不甚以爲然者也。蓋此說本出僞孫奭。孟子疏。子夏悅在子粉華爲己。有雜于小人之儒。教人以事于洒掃之

末悖戾顯然人所易見不足論吾獨怪司馬牛憂章  
註載胡氏說以四海之內皆兄弟一語謂之意圓而  
語滯既無謂矣又援子夏喪明事謂爲蔽于愛而昧  
于理不能自踐其言有不得不辨者夫以篤信謹守  
之儒孟子稱爲有聖人一體二十篇首末備紀其論  
學立教宗旨傳經傳道炳然千古乃卒之老而不能  
自踐其言徒責人以安天命敦敬恭而不自知其蔽  
于愛昧于理是直後世著書立說者流矜大言無實  
詣所謂色取而行違居之不疑者也子夏其終不免

爲小人儒乎何以曾子當日之怒而罪之者猶不及  
此胡氏何以獨論子夏之深如是蓋觀古今之讀書  
無識而好輕議古人之短長其狂惑未有不至于  
是者彼蓋不察檀弓雖列禮經多難攷信前儒所爲  
致疑難其中者非一端矣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蓋  
未必全因哭子今姑就所紀核之其誣尤顯不但誣  
子夏並誣曾子曾子曰吾聞朋友喪明則哭之夫曾  
子之弔自以子夏喪其子也古但有弔喪子之禮豈

別有哭喪明之禮。誣一也。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人疑汝于夫子。此自人之尊事子夏。未必夏之竊擬聖師。果其爲罪。則曾子早宜忠告。如有若事之執。不可以相戒。胡乃匿怨而友直。待呼天始發乎。誣二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親喪固所自盡。何必有聞。毀不滅性。禮也。是徒以後事而并坐前罪耳。誣三也。喪爾子。喪爾明。果罪。卽無所用弔。旣弔且哭。卽未嘗罪。徒因無罪一呼而怒及之。是罪本在言。不在事也。囚言及事。則借因罪加罪。則苛且人方老而連遭不幸。乃

以怒詈爲忠誦聖賢豈有此情理誣四也文旣近巫  
則事非微實可見矣顧自棺弓有之而注疏皆以子  
夏恩隆于妻子鄭氏于疑汝一語謂其言不稱師毀  
梁疏至稱子夏匿聖人之論比諸伯宗攘重人之美  
且以伯宗見殺子夏喪明並出天之報施背誕不經  
已極若胡氏者儼然道學之林方當辭而闕之乃反  
因而甚之豈非無識趣而好短長遂不顧其毀及先  
賢也哉嗚呼安國之說春秋誣聖非法朱子亦嘗非  
之而卒誤爲元明俗儒所尊信此又明明詆毀先賢



而朱子取之以致數百年莫問其析言之罪吾嘗謂  
孔子未必有誅少正卯事而後世之爲少正卯者不  
少安國殆其魁也不知其儼然從食廟廡者何以逃  
聖門之斧鉞也

子張

史記家語之記仲尼弟子年歲多有異同蓋非盡確姑以是考之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則于七十子中齒爲少計當孔子卒時纔二十有五其確其過豈少年情性然取傳又稱田常欲伐魯子張子石請行孔子不許是時子路猶在則子張年不過弱冠子石者公孫龍少孔子五十三歲更未及冠宜孔子之不許也而自門行書紳詣歸實踐至其言執德不宏信道不篤已非復務外舊習又言我之不賢人將拒我較

然君子反求之旨以之成也。以之誨人。蓋當在聖人  
既沒後事。然論語二十篇。終述堯以來。又特終以子  
張問政。孔子告以五美四惡。帝王法戒。詳哉盡之記  
者。蓋深有意于其間。足以明子張之學體用兼備。有  
得于聖道之傳者大也。豈可以辟過。概其爲人乎。予  
嘗以子張學干祿。當從史記問干祿者爲正。蓋干祿  
之語。他經所無。獨見于詩大雅。曰干祿。豈弟干祿。百  
福。張蓋疑而問其義也。論語作學。學乃問字之訛耳。  
或曰。問卽是學。則二十篇中。何問非學。而獨異于此。

且聖門豈別有所謂干祿之學者哉。觀集註不解學字。其載程子曰。若顏閔則無此問。三年學章。又載楊氏曰。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則亦通作問言。但必以此問遂爲務外。是周召作詩。先教人以務外矣。人君干天祿。士干君祿。自是通義。正經不爲非分。妄覩。故詩曰。干祿豈弟。又曰。求福不回。古人原不諱言干求。但在豈弟不回。孟子言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皆明白揭示。端爲當時鑽營立戒。不憚極致形容。而勿學壯行之志。自篤。子張何獨不然。夫

子告以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乃教之盡其在我寡尤悔亦卽古詩訓豈弟樂易之旨並未言其問之非此亦學者所宜見其大揆其實而不在高談無用之道學輕議聖賢之淺深者也

左邱明

左邱明不列弟子之數蓋史記家語有關遺抑或本  
非弟子如遺伯王之流後世以入從祀而當時固聖  
人友也故曰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語氣與唯我與  
爾有是夫者稍別顧已足見其是非不謬于聖人矣  
其又有所謂左邱明古之聞人也者正如稱子產爲  
古之遺愛叔向爲古之道直皆同時而以古況之不  
必例以趙宣子古之良人夫而遂斷爲先後時也太  
史公曰孔子西觀周室采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

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褻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是原以左氏在七十子外。孔安國注論語。則云左邱明魯太史。漢書藝文志同。是左邱明猶之太師摯夫子正樂。必因樂師。則正史必因史官一也。故孔疏于左傳序。又述嚴氏春秋。嚴彭祖傳引觀周簡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爲表裏。是實杜預

之序左氏受經于仲尼身爲國史云云所從出而郡  
疏無異詞者也夫既受經而爲之傳卽以爲親受業  
弟子不爲過矣乃集註謂夫子自言某亦恥之蓋竊  
比老彭之意若論語之左邱明自在孔子前與傳春  
秋者爲二人于是說者糾紛皆以仲尼弟子無左邱  
明至并左傳而疑之議之非但其人可以忽晉忽楚  
並其文其事可以忽秦忽漢若干百年史漢相傳之  
成說概不足信而唯藐焉之一知半解獨伸者斯豈  
暇與之深校哉



子產

春秋列國人物以子產爲第一其言其行無不有粹然聖賢氣象蓋具王佐之才而惜其處弱國事闇主不足以竟設施顧已爲當時所推服聖人亦極稱之必非臧文仲管仲所可同日語夫人至于不仁者三不知者三可謂不善之多者矣雖有他善不足稱矣人至于有君子之道四可謂善之多者矣其所未至特去聖人一等耳不知吳氏者奚以妄軒輊乎其間而集註取之其于問管仲末又謂子產才不勝德宋

儒好雌黃。前哲往往欠公道。凡論語載諸高弟之言。有已見正于聖人者。有未嘗見正于聖人者。既一一指其疵弊。乃至并聖人之言而必反之。幾似聖人論人。全無正實。專務隱善而揚惡。陽褒而陰刺者。殆非後學所能解也。

子產作邱賦。渾罕譏之。鑄刑書。叔向譏之。後儒因之不察。鮮不以變先王之法。非仁人之心。不惠不義。明矣。而聖人備稱其養民使民之有逆。他日又曰。惠人曰古之遺愛。皆統生平行事而言。豈不知此二事也。

者則是不以此二事爲子產累也。豈唯不足以累子產，正足以見子產。蓋當時周禮紊亂不行久矣，自齊作內政，晉作州兵，轅田魯則初稅畝，作邱甲用田賦，猶以爲未足。鄭以小國屢困晉楚之爭，悉空敝賦之不暇給，其必積有暴征加派之事，在子產前爲經傳不及書者。況復豪族橫行，淫風靡敝，獄訟繁而條例雜，小民尤易違犯，有司莫適重輕。子產蓋有不得已之心焉，毋亦唯是酌劑乎？時古之間，予之節制勒爲章程，使變而不失其正，猛而適濟，其寬所謂吾以救

世必非苟焉而已。特惜其實莫詳。注家各以意言耳。彼渾罕叔向言非不正。而于子產之才本有未逮于子產之心。莫能深體也。然而仲尼則譏趙鞅之鑄刑鼎矣。譏季孫之問田賦矣。獨于子產無間焉。而亟稱歎之。如是。聖人誰毀誰譽。豈有其作其鑄。猶是俗吏苟且之爲。明與仁愛之道。反而肯深沒之。而輕阿之者哉。迂儒去古絕遠。無知人論世之識。漫徇一時之末議。爲口實。雷同膠固。遂以子產與管商申韓同論。及讀禮記子產猶衆人之母。則又以其惠。第煦煦爲

仁而若聖人之真，有不足于子產者，不知此非竄孔子之言也。能食之不能教，已與所謂使民義矛盾矣。孟子之言乘輿濟人，亦非子產實事，非正譏子產也。鄭氏注禮，猶據之皆不察也。

甯武子

衛文公惟布帛開國初左傳紀其務材訓農諸大政詩亦有定之方中諸作綽然中興之美厥後忘齊桓之德乘喪而從不義之師狄讐也則比之邢親也則滅之舉動背亂爲春秋所貶而公亦殂矣又以失禮晉公子致貽費其子蓋不足以有道稱是時甯武子卽從父在朝本未得政如伐邢之役莊子實主之義無可執咎亦未足以知稱成公立未終喪卽遭晉伐倉皇出走其失策全在卽楚殺弟幾至覆亡不保亦

但可爲無道而未得有道時自賴橐籥之從克濟大  
難爰及返正而享祚三十餘年屢同諸侯之好罕被  
大國之兵先之卜遷避狄以定三百年遠謨至于外  
平晉魯內返匡戚可謂轉寧爾邦家誠有道時矣誰  
爲爲之皆甯武子力也觀經傳于衛侯歸後紀武子  
兩大事皆有善無譏一則僖三十一年帝邱之遷公  
命祀相武子不可一則文四年來聘魯人重其知禮  
乃武子執政時實事所謂其知端宜在是聖人論人  
必該始終有証實非但委蛇無事之謂然以其不祀

非鬼爲知足以經國家正鬼神而猶有諫爰於退爨  
惑不禳復火不祀非望者以其不答湛露彤弓爲知  
足以明禮樂稱使命而亦有辭上卿之享不拜肆夏  
之三者故曰可及而專難其愚武子蓋先處無道後  
處有道實亂易無道爲有道者人則第知其後此顯  
著之善而不知其初隱忍之忠故特揭有道之知于  
前以形起之也杜預所見本淺故以聘不答賦指爲  
愚不可及之証若武子第詐爲愚者而邢疏漫襲之  
集註始爲定著誠得表微正旨然以文公時無事可



見爲知毛氏閻氏徒相爭辨蓋皆得其半而遺其全  
善于抵虛而疎于考實云

令尹子文陳文子季文子

令尹子文楚之良也陳文子齊之賊也子文毀家靖國忠莫大焉三仕三已之實後世無考惟國語有云鬪子文三舍令尹當時蓋得其全故備援立論足見始終子之許之是就人論人若僭王猶夏已非一日既爲楚臣止知楚事不必以此爲不仁罪案非如陳文子去齊原僅一節其去而旋返絕無匡正之功肅務陰深之術內傾朝列下惑民心卒移齊社姜之爲田實無宇啓之以視子文忠奸懸隔矣而子始許之

亦就事論事而已不屑及其他也至季文子初附仲  
遂繼逐子家不成小君之喪多行無禮爲魯數世祿  
去政逮之罪魁雖死無私積小節可稱豈知度義而  
世傳其三思後行蓋非實錄如求遭喪之禮一事杜  
注因而附會其不足爲大臣謀國持身正術明矣聖  
人論人有直揭定評者有微寄示意者此再斯可矣  
一言則又因事衡理而其人之臧否言外見之皆春  
秋之權所謂隱而顯婉而章者也

衛公子荆公叔文子

公叔文子純德也公子荆非純德也觀聖人之所稱述可以得其人之淺深何者古大臣謀國莫大乎培植人才汲引善類所以爲子孫黎民利而非爲一身一家之私也公叔文子與僕同升能忘已之勢而不抑其下之賢一事已足千古所謂時言樂笑義取聖人不卽信之亦未嘗疵之彼旣老矣猶輦而如公倦倦于君國檀弓備紀其三善明非一節之長矣而公子荆則第以善居室聞是固佳公子之能謹身保世

者視同時秦鉞宋辰衛則公孟之倫霄壤絕遠然曰  
室而已無與君國之大計也其居本不貧未聞尊德  
樂義之實推已及物之量也世固有生長富貴性喜  
淡泊僅以自適而無遠志一苟則無所不苟者荆殆  
其人聖人不遺小善蓋與善晏平仲同爲取其一節  
平仲處崔慶陳鮑之間介然不苟可謂能中立者然  
亦僅全其身而無救于齊爲大臣當國故寧斤斤與  
人交之見長乎言其善于此必有不善于彼者矣雖  
然鄭子張何人也生在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

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其  
言之親切如此晚而悔曷若豫而思則衛公子良不  
可沒彼晏子之國奢示儉猶是道也吾豈不解夫世  
之營營殖貨以爲華者方且甘爲子荆之罪人而不  
辭又何足與公叔氏衡淺深哉

泰伯

讀集註有必不能爲朱子阿者莫如泰伯章蓋此章  
注疏本分明注王曰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  
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于王季其讓隱故無得  
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此卽請益矣疏載王肅  
曰泰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天命之在文王故去而  
適吳者也是謂泰伯自欲讓并不用史記太王欲立  
季歷之說極其正大不刊邢疏載鄭注則仍用史記  
然云太王欲立季而未有命亦體貼穩切皆未嘗以

太王有翦商之志也詩之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  
翦商特以周興于岐推本始遷而言之猶書之至于  
太王肇基王迹云爾太王子是時必不得有翦商之  
志也書之稱王季第云其勤王家寧太王而有異乎  
史言文王陰行善一陰字說者猶疑之況太王所事  
非紂而道包藏禍心窺竊神器乎果其有之泰伯方  
宜先意承志諭親于道而徒以不從逃去無是理也  
左傳言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亦謂太王歿時不從在  
左右非不從親志之謂也文王百年而後崩武又十



三年乃翦商後泰伯百餘年泰伯之時不得爲當商  
周之際借使不讓亦當如王季其勤王家不足選有  
天下泰伯又無子其傳世當不過如吳世家太伯卒  
弟吳仲雍立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  
達卒子周章立而已更不足以有天下凡言讓者謂  
本已所有而不居也伯所得有國而已天下自商之  
天下非所有也非所有卽非所得取何假伯之讓何  
從謂之棄不取是宜後儒所不能帖然者善乎鄭氏  
之注曰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又

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是謂泰伯原祇讓國也史記正義則又載江熙曰季歷生文王有聖德泰伯知其必有天下故以太王疾託採藥于吳越而不反太王薨而季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立遂以有天下三讓也立意同王而分析所以言三讓言天下之旨尤精確勝鄭足爲此章書定案特惜疏之不知採朱子又不肯採也吾且謂泰伯之讓其不可測尤在乎與仲雍俱行何也伯不讓國

非季存國也伯讓而不與仲俱則以倫叙仍非季有而仲之子孫又不足以有天下則天下事未可知非伯之所以善達天命也是故伯必借仲伯之深也仲能從兄仲之潔也然而皇矣詩不言仲夫子亦不言仲是伯民無得而稱仲亦民無得稱知伯則知仲矣伯不有其有故謂之讓謂之至德仲不有其所不有故謂之逸謂之中清中權

宋太祖之取天下不以正陳橋之役有慙德焉文公以本朝非所敢議而不能釋然于萬世之公故

註論語深託意于兩至德章若孔子之有不足于武王也者然而子固言周之德非獨言文之德自漢儒謬以武王十三年爲上承先君之元始以服事專屬文王宋儒旣辨正十三年爲武卽位後年數則亦可以明武非汲汲于殷與言周德之旨矣而猶必從舊說至泰伯則又不從舊說時文中如史逸表三分天下節題蔣德峻泰伯章題所以爲經義關係不小不研經固不可與爲文云

# 羿羿

孔氏書傳以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故于論語注言羿篡夏后相之位亦以相爲羿所立而篡之也此孔氏之謬而歷來諸家遵之乖異百出朱子亦謂羿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皆不考于左傳滅相者乃寒浞非羿也浞之殺羿在滅相前蓋不如邢疏羿逐出后相乃自立爲天子相依斟灌斟鄩夏祚猶尙未滅蓋與羿並稱王也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及豷澆已長大自能用師

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已堪誘獫狁方始滅泥而立少康計太康失邦至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窳規切傳文先後分析斷制俱爲詳密唯云羿逐出后相尙仍諸家仲康與相皆羿所立之說不如杜注不至廢立而以太康失邦仲康及相皆夏人立之其亦謂羿遂代相則以泥澆之爭皆因于羿約總言之耳其詳具于尙書春秋說中羿爲始亂夏之人杼卽澆爲終滅夏之人故經對文立言細繹襄四年哀元年左傳備矣

晉文公齊桓公

齊桓公質地渾厚爲君寬重有體而乏深謀遠覽隨機適變之才全憑任一管子信從其教以興伯業若昭烈之于武侯然管子亡而三豎用桓公之志荒如管子之教桓公以正自定魯難封邴衛後莫如邴鄭子華一事於規利之中不失德禮之道言桓事者但知矜張召陵葵邱也晉文公天姿英果處危因時侃侃于秦楚之庭不少挫所自負者本大不規規尺寸能籠絡人才狐偃趙衰魏犢臼季一時桀黠樂奔走

爲之用皆公之以術馭之非有專倚其居心甚猜忌而行事通達善轉圜蓋曹瞞一流惡莫先于納懷虜莫大于圍溫原遷陽樊言文事者又但知敗楚召王也聞氏四書釋地又續曰王伯厚史記正誤可謂發千古之覆矣仍有一大誤未正者晉世家獻公卽位二十二年二十一奔狄年四十三反國年六十二是也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亡十九年國語僂負羈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此則文公在翟舅犯弒亡人時年甫二十一歲入國時三十



六卽薨亦止四十有四耳故杜注城濮之戰云晉侯  
垂此四十矣安得如陳際泰誦而不正文老而舉事  
諉慮日暮而計挺者耶案此論亦見考核葵丘傳稱  
伯舅耄老則齊桓乃是老而舉事人反略之讀書恒  
苦偏徇一說爲立言之蔽故不可以不知其人論其  
世云

桓公子糾

糾桓之爲兄弟左無的據而杜注以糾爲小白庶兄考史記齊世家襄公無道羣弟懼禍及故次弟公子糾奔魯次弟小白奔莒行次秩然穀梁傳齊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自存出亡亦先言糾次言小白又云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于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明糾有當立之道故獨言迎桓當有讓糾之道故斥言不讓則糾兄桓弟杜氏居然可信且以左氏經傳証之經書納子糾子者宜

君者也卽公穀止作納糾而于齊小白則云篡辭于齊人取子糾則云貴宜爲君可概見矣傳記齊人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惟糾是兄故渾其詞曰親若是弟則當斥言示罪無庸諱也是卽左之的据也故荀子仲尼篇齊桓公殺兄而爭國古說彰彰如此惟漢書淮南厲王傳文帝令薄昭與書乃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然韋昭注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愚謂亦非爲諱第取與上兄弟對文耳夫何宋儒必違衆著之明文而取偶訛之單說自

程子始斷相况糾弟以糾之見殺爲當罪仲之相相  
爲得正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蓋發前人所未  
發而胡氏說春秋全至之朱子亦載入集註中竊以  
糾果不正管仲本不當死則子路子責責之已妄子  
當先明其不死之義以示教未必胡盧提僅以功害  
厥惟死在可否間而功爲獨大也善乎舊注載王曰  
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蓋不以匹  
夫之諒指忽言然卽指忽言亦無惡乎其死何也忽  
之死特較之仲爲小耳仲之功聖人亦節取之耳必

四書溫故錄

論語一

三

如程子言例以王珪魏徵爲功不掩罪其猶可也。而至以聖人之言爲善義不已過乎。

錄王珪魏徵論

讀柏鄉相國魏文毅公介兼濟堂文集其王珪魏徵  
論有足與余說相發者曰王珪魏徵之事世多議之  
而程正叔之論尤嚴正叔語司馬君實曰魏徵事皇  
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讐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  
誅後世特以其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  
相掩君實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  
之與徵何異正叔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  
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糾奔魯

小白入齊既立仲納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義已不  
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  
言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國繫齊明  
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  
取子糾殺之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  
徵之事全異蓋程子之言如此余嘗詳考子糾之事  
論語子貢子路皆言公子糾非但稱糾也再考史記  
襄公醉殺魯桓公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  
奔魯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奔莒小白母衛女也及

戰于乾時魯公敗走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  
詳史記之文則子糾乃桓公之兄矣左傳杜註亦曰  
子糾小白庶兄蓋本史記也程子乃謂小白長而子  
糾少豈未考耶至胡傳大略本之程子曰左氏書子  
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爲正一子字固不  
足深辨至引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  
以反國此殊不足爲據漢晉去春秋未遠其考証必  
詳豈有舍司馬遷杜預而反以泛引之文爲據耶余  
謂王珪魏徵之事與管仲召忽正同管仲之不死未



必是夫子第以其功而大之其曰匹夫匹婦之諒非指召忽也建成爲兄爲太子見殺於弟王珪魏徵從而事之於義安在以此責之自當有愧於心但紫微綱目書法亦不深責之者正以徵之功德可比管仲糾未正其爲世子建成雖爲太子上有唐高祖則亦未正乎其爲君也此與反面事讐者微有不同故應在末減之列耳功過既不相掩而功又大於過此春秋善善長而惡惡短之意也善乎尹起莘之言曰臣之事君固當終始一致若君臣之分未定遽欲死於

其難則亦君子之所不予。又曰：東宮官屬與諸王官屬與人臣事君不同。故夫太子臣子也，藩王亦臣子也。其僚屬亦臣子也。任是職者，當以一人爲主，不得以所事爲主。此豈私於珪、徵之言哉？蓋其明義至精，爲天下後世慮深遠耳。故管仲之事桓公，魏徵之事唐宗，皆未合乎義也。然責以必死如君臣之分，則其理固有不同者矣。余故曰：王珪、魏徵之事與管仲、召忽正同，而不在子糾、小白兄弟之稱也。假令仲無匡合之功，徵無仁義之效，謂二子品在召忽之上，其謬

信之若子糾建成既已爲君而管仲魏徵背之雖有  
匡合之功仁義之效則馮道范質之流當爲君子之  
所羞稱也余故詳辨之以俟有道者論定焉佑案此  
論詳析後段引尹氏尤暢不厭備錄之程子胡氏全  
是前卷秋事理乖謬可削也

再辨弟子門人考

禮書亭集之分弟子門人考非獨主歐陽亦以洪金  
隸釋隸續所言東漢諸碑例并廣韻注爲據今按氏  
璽琳瑯載漢太山郡尉孔宙碑陰門生故吏名門生  
四十三人門童一人弟子一人故吏八人拔民一人  
隸釋謂漢儒開門授徒親受業者則曰弟子次相傳  
授則曰門生未冠曰門童總而稱之亦曰門生云云  
近觀妙齋金石文攷述之此體非一愚謂門生卽門  
人自是生徒之稱弟子或其族屬或出校官弟子員

其列在門生後轉未必是親受業之人卽依洪氏所論蓋亦漢人之例有之未可執以爲孔門之例也此猶子公羊子子沈子之類何休以子冠氏上者爲本師單稱某子爲他師皆後人之隨時起例孔門曷嘗有是哉考漢藝文志孔子徒人圖法二卷今亡而言徒又言人毋亦取于孟子予未得爲孔子徒予私淑諸人二語以親及門稱徒不得及門槩稱人爲之區別義非不可而遂以槩論諸章之門人則徒見其鑿而難通矣是以鄭注小子門人也趙注小子弟子

也明乎二稱之本一未嘗狗當時風氣也若廣韻注  
之分併是非卽其以離婁爲孟子門人可見一斑曷  
足論哉二考中引援辨證如据禮補孺悲公罔之裘  
序黜据孟子補牧皮据世家補顏濁鄒据家語補孔  
璇論左邱明稱左氏之爲避先師諱斥明人去秦冉  
顏何之非皆至正當乃若以秦丕茲爲首列而不顧  
史記家語之本無年歲以南容南宮适與南宮敬叔  
爲二人盡廢鄭康成以來之成說又增孟懿子于弟  
子而不察助季逐君之久在所黜弟子考旣載孔忠

去伯魚矣。而門人考又獨列子思。知曾西之卽曾申  
矣。而曾元又置不錄。以及子游之子言思。子張之子  
申。詳並明著經典。第附見而不正列。其孟子弟子考  
旣依朱子去季孫子叔。告子而仍進益成括。滕更又  
摺晏子春秋以益成括。與景公同時。當爲孔子門人  
皆雜說。迷離本不可爲典要。而徒以濶見聞。至于引  
孫奭疏。而不察其僞。則皆朱氏之疎也。